

彦西王

幸福之島



行印社作工化文・書叢學文



文化工作社

文學叢書

【第一輯】

11

辛福齋

王西彥著

一九五〇年五月印行



書叢學文社作工化文

島之福幸

著
作
者

王

西

彥

發
行
者

章

秋

琛

發
行
所

文
化
工
作
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
銷
處

聯
營
書
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版初週月五年〇五九一

編號【巨(51)】印數0001—2000校對：張勻

自序

收容在這集子裏的五篇小說，所寫的都是從抗日戰爭結束到人民解放戰爭勝利這一段期間內的，生活在非解放區的知識份子的故事。在我們這時代，知識份子的道路原來非常明顯——踢開弱點，跨越自己，走向人民大眾。然而，在知識份子之中，並非每一個都是強者，都能對苦難戰鬪，且都能在戰鬪裏獲得勝利；由於所受教養的關係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由於所屬階級的限制，他們之中也並不缺乏弱者，自私而懦怯，在這苦難的時代裏只合扮演悲劇的角色。

我所挑選的，便是這樣的人物。

在我的描寫裏，不待說，他們都是一些失敗者。他們徒然有着正義感，徒然進行着掙扎，而且，徒然怨天尤人，悲憤歎息；他們所遭遇的，莫不是一連串的失敗——悲劇式的或是喜劇式的。究竟是什麼緣故？是由於社會太黑暗？他們太脆弱？

都是的，也都不是的。社會太黑暗，因為正當黎明的前一刻；他們太脆弱，因為他們的信心不能抵抗或大或小的挫折。可是，如果你是一個堅強的，黑暗社會只能增加你戰鬪的勇氣；如果你是一個有準備的，不論大小挫折都不會影響你的信心。總之，個人征服世界的迷夢已經過去了，一個人不能憑他的個人主義來和整個苦難的時代相敵對。「一個人主義是一種個人想抵抗暴力的無益的企圖，」高爾基早就說過這樣的話了。我所選擇的人物的悲劇的根源，便在於他們還不曾從那個過去的迷夢中醒悟過來。喚醒他們，喚醒這些善良的沈睡者，這應該是我的意向的所在，且不說我的呼聲是多麼微弱。好在現在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勝利了，形勢變了，知識份子的道路愈益明顯了，沈睡者的眼睛應該已經打開。

這是好的。震響在我們耳邊的，是青春的騰歡；顯現在我們眼前的，是壯健的身影。一個新時代開始了，在燦爛的曙光裏，讓我們拔步跨向前去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長沙

目次

自序·····	一
幸福之島·····	一
人的世界·····	四五
破了殼的蝸牛·····	一〇九
一個小人物的憤怒·····	一四三
蜜月旅行·····	一九三

幸福之島

一

從梳妝台上，妻突然抓住一個潤髮油瓶子，完全失去平時的溫柔馴順，以一種兇惡絕望的神情，向他直摔過來。或許是有意的，彼此相距僅三四步，投擲物並沒有擊在程其翰身上，卻撞到了他右邊一張半掩着的門，使它不勝吃驚地往門框邊猛碰一下，發出短促的聲音。同時，玻璃的碎片，朗然地散落在門腳邊；而在那張污舊的門板上，潤髮油的殘汁，正沿着傷痕黏滯地往下流滲。

「我想死！我願意死！」

用着一種從未有過的急暴而高亢的語調，她噴吐出這句話來。在這剎那間，她的神情是可怕的，臉色出奇地蒼白，眼睛裏放射着獸性的光，有如一個瘋婦。大概

她原想再抓住第二件的，或者企圖向他撲搏過來；但臨時節制住自己，卻像一株暴風雨中被自然威力所壓倒的檉柳，重又被女性傳統弱點所征服，把自己的身子擱在床_上，埋頭鳴咽起來。同情着女主人的命運，鋼鐵的床架，應和地起了一陣顫慄和呻吟。而電力本就不足的電燈光，在驟忽之間，也變得更加昏暗了，房子裏立時蒙罩住一層陰慘。

「你這……這是算什麼呢？」程其翰忙亂地申辯着，「我不過是口太快，一時欠考慮……你總該瞭解我，有時我說話很少考慮……你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呢？」

妻原是一個非常溫順的人，這種急暴的行動，程其翰從來沒有經驗過。這時的情形，對他是一個意外的襲擊，所以霎時間簡直完全楞住了。然而，他是瞭解她而且熱愛她的，望着她如像一個慣受愛寵的小孩子，在一場大委屈感到無限傷心，因而激勵地搖幌着瘦削的肩背，不住深深抽噎的情態，便有一陣濃烈的內疚，在他口胸起着作用。她原是一隻脆弱的小鳥，生長在金絲籠中，素來和風浪無緣。婚後十餘年來，雖然做了兩個小孩子的母親，在戰爭中嘗受了不少生活的辛酸，也經閱

了不少人世的艱苦，不過在感情上，依然經不起委屈和打擊。她德性中最值得讚美的，便是能夠忍受物質生活的窮困。正因為她是坐着幸福的船兒來到多風多浪的人世的，她對窮困的物質生活的忍受，才更值得他的感激。想到她一切好處，尤其是在每一次患難中她所表現的那份堅毅，他便變成異常軟弱，覺得在這次口角裏，錯處完全歸在自己這邊。因之，他的口吻越益增加着告罪的成分：

「我的缺點你是最知道的，也最能原諒……就是因為過去你每次都不計較，所以我說話才這樣不小心……好了，這一次我向你認錯，就算是我沒有說，或是我說了，你沒有聽見……總之你先不要生這樣大的氣，你想想這又是何必呢？」

他意識到自己說的話完全沒有倫次，而且也不是她這時所願意聽的，便停住不再繼續。爲了平靜自己激動的感情，他在侷促的空隙裏，踱着不均勻的步子。他的腦子非常昏憤，彷彿會突然暈倒。他決不定要不要再進一步，向她作屈服的表示。但當他轉過身子時，突然發現大兒子國華正躲在寫字檯橫邊，睜大着一雙困惑的眼睛，譴責地瞪着自己。這孩子年齡雖只有七歲，卻非常懂事，而且面貌和性情也最

像母親。這時遇到爸爸的眼光，他便低下頭來，畏縮地挨着牆邊閃出門去。看到小孩子這種情形，被襲擊於一陣猝然湧現的感情，程其翰的眼臉開始感到潤濕。

他覺得必須對她作更進一步的表示了，便走近床邊，準備伸手去撫摸她顫動着的肩膀，同時柔聲說：

「算了算了，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說話欠考慮，過去你曾經原諒過我多少次了——」

但他止住了自己，因為這時妻抖動了一下細軟而蓬鬆的長髮，用手支起上身，微微仰起臉，以一種怨恨受屈的聲調截斷他的話：

「原諒？你就知道說原諒！……什麼苦，我都可以忍受，我都忍受過來了……就是不能忍受你的……侮辱……」

說到「侮辱」兩字，感情的堤岸又復崩決了。在她那張原是美麗動人，因慮憂和勞作而失掉血色的面頰上，立刻泛溢起零亂的淚漬。清澈發藍的眼睛，業已成為紅濁而模糊。倔強微翹的上唇，也作着激劇的顫震。曾經是迷人的嘴角邊，這時正

凝掛着一滴晶瑩的淚珠。她索性坐起身來了，臉上兇惡的表情幾已全部消失，代替而起的，是那一個女性常見的嬌噴。

他憐惜地望着她，默然不語。

窗外是和這濱海小城市不甚相稱的夜生活的喧囂。初夏的風，帶着殘餘的熱氣，輕輕地吹拂着，和窗簾作着嬉弄。一張玻璃窗門，原是半掩着的，程其翰走過去把它敞開。他感到房裏空氣十分悶窒，幾乎連呼吸也成爲困難不爽。隨後，他便靠着寫字檯，佔有了適才小孩子的地位。同時，內疚的感覺，也就更其濃烈了。

妻甩了一把散亂的長髮，然後掏出手絹，拂拭着臉部和眼睛，並且整理了一下皺簇的淡藍色長衣。她把自己的視線投向窗外。她微微地抽噎着。

「如果我要離開你，」眼淚又一次湧出眼眶，「也不會等到今天……早在十年前，小孩子沒有出世……」

「說這些話做什麼呢？」他企圖阻止她。

「爲什麼我要不說？……你們男子都是健忘的，『過去』早已逸出你的記憶，

現在，你總覺得我已經是一個累贅，徒然害得你受苦……如果沒有我累着，你一定可以比現在好得多……爲你打算，最好我能夠死……死……去……」

於是，俯身在梳妝檯邊，她重新大聲鳴咽了起來。

程其翰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一個深沉的痛苦的表情，掠過他那過早地衰老的面容。他的眼睛裏重又閃着淚光。這是第一次，他從她口裏聽到可怕的「死」字。她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。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平服她的激動。他的內疚的感覺，開始成爲刺痛的東西。他終於站起身，馴良地走近她。他把自己的右手，輕輕貼在她顫動着的肩膀上。立刻，一股難以言說的熱流，從她肩膀直滲進他手心。她並沒有拒絕他的溫存。她的溫順鼓勵着他，使他想到應該跟她說幾句話，應該好好安慰她一番。他知道這是一個償贖自己過錯的最好的機會，他不能放過它。

但是，他說不出話來。他搜索了一回，尋找不到半句得體的話。他的眼淚業已在不意中湧出眼眶，爲了掩飾自己，他從她肩膀抽回自己的手，站起身來。他重新踱到門邊。潤髮油瓶的碎片，在他腳下發着脆響。他俯首望了望，發現一塊較大的

玻璃，業已爲自己踐踏成粉末。他在孩子們小竹床腳，找到一把帚子，他把玻璃的末屑掃到門後去。他做得非常小心謹慎，提防着塵灰的飛揚。

從梳妝檯的大鏡子，他這些舉動全被妻看在眼里裏。她的淚腺突然擴張，成爲不可忍耐。於是，她急遽地把自己的臉孔埋藏在雙掌裏。

這時，他業已回到寫字檯邊，站在離她很近的地方。

「我並不是不瞭解你，」她的語氣驕地變成軟弱了，「我也知道生活的力量很可怕，它能夠改變一個人的性格，吞沒一個人的感情……我早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，這十多年來你所經過的艱苦，尤其是這兩年來你所嘗受的刺激，我都明白，所以，什麼委屈，什麼苦，我都忍受着。……我知道苦難還沒有完，可是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罪過，我應該忍受到底。……」

「這些我也不是不知道，」他接着說。

「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好的『過去』，」她卻繼續着自己的話，「現在它可已經失掉了，或許永遠不會再得到……不過我想不到你這樣快就把它忘記了——」

「我並沒有忘記，」他否認着，「我什麼都沒有忘記，而且我相信它還會再回來。」

「不，它不會再回來了……即使生活上的苦難過去了，心理上的苦難也永遠不會過去的……你對我已經不同了，在你眼裏，我現在只是一個可憎的累贅……」

她重複着這樣的話，而且彷彿又將流淚嗚咽的樣子。這是她最後一次的攻擊，是風波結束前的一個小浪。他不敢抬眼望她。他沈默着，沒有言語也沒有動作。他明白她的性格。這時，夜市的聲音逐漸往一個遼遠的處所消退，整個世界顯得清靜而和平。

妻終於站在梳妝檯前，開始整理着自己的長髮了。雖然還是輕輕抽噎着，頻頻地吸着鼻子，卻業已把關心移置到孩子們身上去。

「國華和國魂呢？」她輕聲問。

於是，藉着找尋孩子的機會，他離開悶窒難堪的房子，跑下樓去。

時
分
明
見

兩個小孩子都先後入睡了。從小竹床上，這時正發着細小而均勻的鼾聲。電燈熄滅業已許久，但窗外從布帘透瀉進來的微光，很明顯地刻劃出這小小房間裏一切傢具的輪廓，而且鍍上一層夢也似的朦朧。天氣很悶熱，曾經帶來夜的涼意的風，狡怪地躲到一個不可知的地方去了。而貪饞的蚊虻，卻大胆地開始着掠食的巡邏；也許是爲了紗帳的阻隔，無從遂行它們的企圖，便不勝苦惱的嗡嗡詛咒着，成爲一種煩人的合奏。

經其翰輕聲呼喚着妻的名字。她適才還在和他作着鬬氣的談話，這時卻業已入睡，沒有聲息。於朦朧的微光中，他注視着自己身邊的妻。覆蓋於一幅薄薄的條花被單下的妻的胸脯，緩緩地起伏着，露出一個平靜而迷人的面型。她是太倦了，一下子便進入濃睡之中。雖然看不清她的臉部，彷彿也能依稀覺察到殘留在它上面的

倦怠的表情。他輕輕地揮動着蒲扇，妻散亂的長髮，也隨着微微掀抖。這時，夜市的聲音很飄忽的浮沈着，一回兒變得很遙遠，一回兒又突然逼近，如像窗下便是一條熱鬧的街道。附近消夜館裏鏟子和鐵鍋的敲擊聲，非常嘹亮地傳送過來，而且彷彿還夾雜着叫賣的聲音。這原是每晚例有的，但在這時卻顯得格外刺耳可憎。寫字檯上的小擺鐘，的的地進行着自己的工作。就是這樣的輕響，聽來也特別宏大，似乎每一下都槌擊在自己心窩裏。程其翰轉側了一下，唯恐驚擾身邊的妻，竭力使自己的舉動做得很輕捷。他開始想到那個美麗的『過去』，咀嚼着許許多多可回味的故事。但只要一想到過去，十多年來所遭遇到的坎坷困頓，也使跟隨着走近身邊。於是，他微闔起眼睛，讓自己沈入淒楚的回憶……

——幸福是一個刁怪而寡情的東西，當它闖入你的生活時，完全是莽撞的，驀然蒞臨，給你一個迎接不迭的驚奇；但它是無恆的，而且富有妒嫉的性格。它來了，帶着使你眩目的光芒；而當你以無限的喜悅迎接了它，沉入它的懷抱，忘卻人世間一切悲苦和失意時，它又復驕地把你推開，不僅毫不留情，並且對你裝着嘲弄

的臉孔，如像從來未曾跟你相識。

而且，它還是一個虛偽而殘忍的騙子，有如一顆徒有美麗的表皮，卻同時有着苦澀的核心，它引起你的渴慕和追求，企圖從那高不可攀的枝梢，採摘下它，估爲已有；但當你貪婪地將其納之入口，才發現它原是經不起咀嚼的，剛一嘗到表皮的淡薄甜味，核心的苦澀業已染上你的舌頭，使你深深懊悔自己的孟浪。

十餘年前，幸福是一個不速之客，它驀然地闖入程其翰的生活之門。他捧着一張理學士的文憑和一顆驕矜的心，走出北京一所夙負盛譽的國立大學，一個好位置和一位美麗的妻在等候着他。年輕，自負，體力和意志同樣旺盛，他得到了別人所得不到的，成爲別人欽羨和嫉妒的對象。幸福有時是孿生的，他全部承受了下來。在他的生命裏充滿了希望，正如一隻剛出港口的船，前面是一片廣大無極的汪洋。當他剛一發現自己的獲得物時，自然有着一種驚奇的感覺；他覺得自己的獲得似乎過多了一點，唯恐這陌生的闖入者，又會像來時一樣的從自己手裏逃脫，他戰戰兢兢地守護着它。不過日子稍久，他便完全成爲它的俘虜了，彷彿幸福業已在自己的